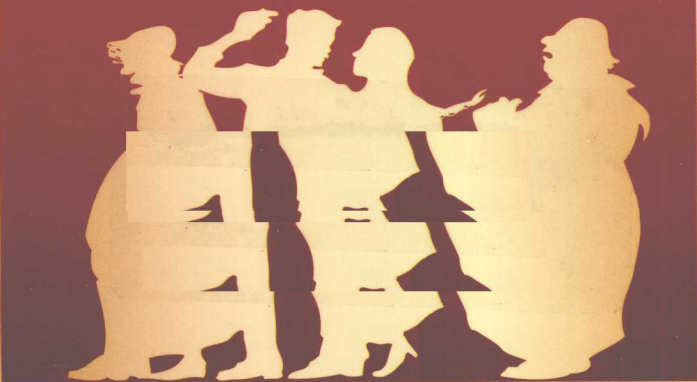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Carmen

卡 门

—— [法] 普罗斯珀·梅里美 / 著 夏雪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Carmen

卡 门

—— [法] 普罗斯珀·梅里美 / 著 夏雪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门/(法)梅里美著;夏雪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6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0-3

I.卡… II.①梅…②夏…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30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卡 门

作 者 (法)梅里美著

译 者 夏雪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0-3/I·2189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卡 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9

高 龙 巴

第一章	50
第二章	53
第三章	60
第四章	65
第五章	70
第六章	76
第七章	83
第八章	87
第九章	90
第十章	95

WORLD

2 classic of LITERATURE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第十一章	99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14
第十四章	120
第十五章	122
第十六章	132
第十七章	138
第十八章	146
第十九章	155
第二十章	167
第二十一章	171
炼狱里的灵魂	175
马铁奥·法尔哥尼	217
塔曼戈	230

错中错

第一章	249
第二章	252
第三章	256
第四章	261
第五章	264
第六章	269
第七章	272
第八章	275

第 九 章	281
第 十 章	289
第 十 一 章	290
第 十 二 章	302
第 十 三 章	304
第 十 四 章	306
第 十 五 章	310
第 十 六 章	311
第 十 七 章	312

卡 门

Πᾶσα γυνή χόλος ἐστίν· ἔχει δ'ἀγαθὰς δύο ὥρας
Τὴν μίαν ἐν Θαλάμῳ, τὴν μίαν ἐν Θανάτῳ.

PALLADAS bis

第一章

地理学家都说曼达古战场是在巴斯图利-珀尼地区，位于马贝拉往北大
约八公里的地方，离今天的蒙达很近。

我一直怀疑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依据我由无名氏著的《西班牙战
史》的内容，还有从奥苏纳公爵宝贵的藏书中所获得的一点儿资料来进行研
究，我觉得应当去蒙蒂勒一带寻找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凯撒曾在这
一意孤行发誓与共和国的卫士们进行生死决战。

一八三〇年秋天，我正好在安达卢西亚，于是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旨
在弄清徘徊在心中的疑惑。我希望，我即将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能够消除

那些追求真理的考古学家心中存在的一切疑虑。但是，在我的论文还没有替欧洲学者们解决这一令他们困惑不解的地理难题之前，我要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它并不会影响我们判断曼达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在科尔多瓦雇了一名向导和两匹马，然后就出发了。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本凯撒的《回忆录》与几件衬衣。一天，我在卡切纳平原的高地上艰难地奔走，口渴难耐，极为疲惫，还得忍受烈日的炙烤，恨不得把凯撒与庞培的两个儿子同时送入地狱，此时，忽然我看见距我正在行走的那条小路很远的地方，有一块很小的碧绿的草地，上边零零星星地长着一些灯心草与芦苇。这就说明周围有泉水。但是当我走到近前一瞧，先前我认为是草地的地方，其实是一块沼泽。一条小溪，看来是由卡夫拉山脉的两座很高的支脉之间一个狭窄的峡道中流出来的，流到沼泽中便不见了。

于是我可以断定，假若顺着溪流追溯源头，定然能发现更为清澈的泉水，里边不会有太多的水蛭和青蛙，也许在岩洞之间还能找到清凉的休息之处。

刚走进峡道，我的马便长啸一声，另外一匹我不见踪迹的马立刻做出回应。我继续走了差不多有一百步，峡道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在我眼前出现了一块天然的宛如圆形剧场一般的空地，周围都是陡峭的山崖，将空地严密地遮起来。对疲惫的旅客而言，再也没有比这儿更惬意的休息之地了。泉水在陡峭的岩石脚下翻腾跳跃，径直流进一个小水池中，池底铺了一层像雪一样白的细沙。五六棵高大的绿橡树，常年没有风的摧残，加上清泉的滋润，在池边婀娜多姿地挺立着，用它们葱郁的浓荫呵护着水池。水池四周有一片细密而嫩绿的草，可以供旅人在上面睡觉，周围四十公里之内所有旅店的床铺都不如这儿舒服。

我不敢夸耀自己发现了这个桃源仙境。一个汉子早就在那儿歇息，他在我进去之时肯定已经睡着了。马的鸣叫声将他惊醒，他站起身来，走到他的马前，那畜牲却已在主人休息的时候，将周围的草好好地享受了一番。那个

人是一个魁梧的年轻男子，中等个子，看上去健康强壮，目光深沉而高傲。他那本来大概很漂亮的肤色，由于太阳的曝晒，变得比头发还要黑。他用一只手拉着马缰绳，另外一只手握着一把短筒枪。

我不否认，最初这把枪以及拿枪人凶神恶煞般的样子令我感到恐惧；然而我听说强盗的事情太多，却从未碰到过，以至于我不再相信关于强盗的谣言了。况且我还见到过很多老实本分的农民全副武装去赶集，因此只见到一件武器并不能便认为这个陌生人有什么不轨的意图——并且，我心想，他拿走我的衬衫以及我那本埃尔泽维尔版的《回忆录》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向这个持枪的汉子非常亲切地打了个招呼，同时笑着问他，我是否打搅了他的好梦。他没理睬我，不过将我由上到下端详了一番，好像对审视结果很满意，又以同样的态度将我那位正朝这边走来的向导审视了一番。向导忽然面色苍白，停下脚步，可见他被吓了一跳。我思忖着：“遇见坏人啦！”不过出于谨慎，我立即决定保持镇定。我翻身下马，吩咐向导把马鞍卸下来，接着跪到泉边，将头和双手全浸到泉水中，随后趴到地上，像基甸手下讨厌的兵士那样，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大口水。

此时我认真留意我的向导与陌生男子。向导好像很不情愿地走过来；陌生男子看来没有对我们不怀好意，由于他已松开自己的马，手中那把短筒枪本来是平端着，这会儿枪口已经冲下了。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因为其他人对我无礼而怨恨，于是往草地上一躺，毫不拘束地问那拿枪的男子带没带火石。与此同时我取出自己的雪茄烟盒。陌生人一直没有说话，在兜里摸索了片刻，取出他的火石，并给我点火。可以看出，他这会儿已经不那么冷漠了，竟在我的对面坐下了，然而他手中依旧拿着枪。我的雪茄点燃之后，在余下的雪茄里边拣出最好的一支，问他要不要抽一支。

“抽的，先生。”他答道。这是我听见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听出他发S音一点儿不像安达卢西亚人，所以我可以断定：他和我一样都是旅行者，只

是不像我一样是考古学家而已。

“您会感到这支味道很好。”我边说边把一支正宗的中型哈瓦那雪茄递到他面前。

他朝我稍微点了一下头，借我的雪茄点燃了他的雪茄，然后朝我点了点头以示感谢，接着尽情地享受起来。

“啊！”他感慨一声，并将第一口烟由嘴与鼻孔中慢慢喷出来，“我很久没吸过烟了！”

在西班牙，你送给别人一支雪茄而别人接了过去，就代表从此建立了友谊，就像在东方分享面包与盐一样。我所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男子居然很善于交谈。他尽管称自己是蒙蒂勒人，却好像对这儿的情况不是非常了解。连我们置身于其中的那座美丽的山谷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这周围不管哪个村庄的名字，他也都不知道；后来，我问他见没见到过附近有残垣断壁、卷边的瓦片以及雕刻的石块，他坦白地说他向来不曾留意过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表现得对马十分了解。他对我的马评价了一番，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接着他向我夸耀他那匹马的世系，这匹马出自一个很有名的科尔多瓦养马场。这确实是一匹血统正宗的马，听它的主人介绍，它吃苦耐劳，有一回时而飞奔时而疾驰，一天整整奔驰了一百二十公里。陌生男子正兴致勃勃地说得带劲儿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好像对自己说话过多感到惊讶，心里有些懊悔——“这是由于我想尽快抵达科尔多瓦，”他看上去有点儿为难地接着说，“我有一个案件想请求法官们。”他一面说，一面瞅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向导立即垂下了眼睛。

这儿不但被浓荫遮蔽，并且流淌着潺潺泉水，让我感到惬意，不禁想到了我蒙蒂勒的朋友们曾将几段可口的火腿塞到我向导的褡裢中。我吩咐向导取出火腿，然后请这个陌生的客人和我共享这美味的食物。假若说他许久没有吸烟，那他吃东西的模样更让我认为他起码有四十八个钟头粒米未沾了。他的吃态如同风卷残云。我心想，这个不幸的家伙碰到了我，简直是上天保

佑。我的向导几乎没怎么吃，喝得更是不多，一言不发。尽管我在旅途开始便发现他是个最喜欢讲话的人。有生客在场好像令他感到不安，一种防范的心理把他们二人隔开了，我却难以猜测真正的缘由。

最后的一点儿面包与火腿都吃完了；我们每人又吸了一支雪茄；我吩咐向导准备好马具，刚打算向新朋友辞行，他却问我今天晚上想在什么地方住宿。

向导对我做了暗示，我却没有留意到，就告诉他我想在奎尔沃客栈过夜。

“像您这种人物，先生，那真是个糟糕透顶的地方。我也要去，要是您愿意与我同行的话，我们不妨一同上路。”

“好极了。”我一边说一边翻身上马。向导为我托住马镫，又对我做了暗示。我耸耸肩就算答复了他，好像在安慰他说我毫不担心，然后我们便动了身。

安东尼奥那些不可琢磨的暗示、他的局促不安、陌生男子无意间说出的几句话，特别是他一天之内竟然骑马走了一百二十公里，以及他对此事所做的不是非常合理的解释，使我在心里已经形成了对这个旅伴的看法。我相信和我同行的人是个私贩子，或者强盗；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很了解西班牙人，对一个和我一同吃过东西与吸过烟的人，我可以完全不用惧怕。有他同行倒还能保证途中不会碰到其他的坏人。况且我非常愿意了解一下强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并非每天都能够遇到强盗呢。和一个可怕的人物在一块儿这件事本身就非常刺激，要是发现这个可怕人物的温顺时，可就更使人开心了。

我非常希望慢慢引诱这个陌生男子对我说点儿实话，虽然我的向导一直在暗示我，我仍然将话题转移到了一些江洋大盗身上。当然了，我是深怀敬意提到他们的。当时，在安达卢西亚有个赫赫有名的大盗，叫何塞-玛丽亚，有关他的一些事迹为众人称道。于是我想：“我可能是和何塞-玛丽亚

同行吗？”因此我谈起了这位豪侠的事迹——当然都是赞扬他的，我对他的英勇与豪爽表示非常崇拜。

“何塞-玛丽亚不过是个小丑而已。”陌生汉子冷冰冰地说。

我心里想道：“他这是在对自己进行批评呢，还是因为他太谦虚？”由于我愈是留意这个伙伴，便愈认为他是何塞-玛丽亚，我在安达卢西亚很多城门的捉拿告示上看见过这各种特征——“是的，肯定是他——金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大嘴，整洁的牙齿，小巧的手；整洁得体的衬衫，带银纽扣的天鹅绒上衣，白皮护腿，一匹栗色马——千真万确！但是他既然有意隐瞒自己的姓名，我最好还是尊重他的决定。”我们到了客栈。那客栈正如他描述过的那样，是我见过的最为简陋寒碜的地方。一个大房间既做厨房，又做饭厅与卧室。房间中央一块扁平的石板上燃着火，烟就由屋顶上开着的一个大洞中蹿出去，也可以说烟已笼罩了整个房间，就在距地面几尺高的地方。在墙边的地上，铺了五六张破旧的驴皮，这就是旅客的床。距这房间——也可以说距我方才提到过的仅有的房间——差不多二十步远的地方有间敞棚，那就是马厩。

在这个别具特色的寄居所中，就住着一位老太婆和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姑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起码眼下是这样的；这二人都黑如煤炭，衣衫褴褛——“这便是古代曼达-博蒂卡的居民所遗留下来的子孙！”我思忖道，“啊，凯撒呀！庞培第六呀！要是你们重新返回这个世界，你们将会多么惊诧！”

老太婆见到我的旅伴，于是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喜悦的叫喊：“哦！堂何塞老爷！”她这样呼唤道。

堂何塞紧蹙眉头，严肃地挥了挥手，老太婆马上闭了嘴。

我悄悄转身暗示我的向导，让他明白：我这个夜晚同宿的伙伴的事情，用不着再由他告诉我了。晚饭比我先前想像的要丰盛。在一张一尺来高的桌子上，首先端来一盆红烧老公鸡块烩饭，里面放着很多辣椒；接着是一盆油

辣椒；然后是一盆“加斯帕乔”——一种用辣椒制的沙拉。这三盆都放着辣椒的菜让我们不得不总是记挂着盛着蒙蒂勒酒的皮囊，这种酒味道香醇。

吃完饭以后，我见到墙上挂着一个曼陀林——在西班牙随处可见曼陀林——我便问服侍我们的小姑娘是否会弹。

“不会，”她答道，“但堂何塞弹得很好！”

“那么，”我向堂何塞问道，“是否能请您给我弹奏一曲，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民间乐曲。”

“我怎能拒绝像您这么一位诚心诚意的人，您让我抽了那么贵的雪茄。”堂何塞很愉快地说道。他让小姑娘将琴递给他，开始边弹边唱起来。他的声音豪放深沉，然而十分动听，曲调中有些悲怆也有点儿奇异，歌词我却丝毫听不明白。

“要是我听得没错儿的话，”我对他说，“您唱的并非一首西班牙歌曲，很像我在特权省份听到过的‘索尔西科’，歌词可能是巴斯克语。”

“是的，”堂何塞一脸阴郁的神情答道。他将曼陀林撂到地上，交叉双臂，开始注视将要熄灭的火堆，面部带着阴郁的哀伤神色。放在小桌上的一盏灯把他那张显得高高在上并且残忍的脸照亮了，让我想到了弥尔顿诗中的撒旦。或许我的旅伴同撒旦一样，正在思念他往日的乐园，在沉思他因一时过失而导致的流浪生活。我非常希望让我们的闲聊再次轻松起来，然后他什么话都没说，早已深深地沉浸于他悲愁的思绪中了。

老太婆用一条绳子挂着一张千疮百孔的被单，盖住房间的一个角落，她便躺在那里睡觉。小姑娘也跟她后面进入那个特地给妇女准备的角落。然后我的向导站起身来，让我随他去一趟马厩；堂何塞听到这句话便立刻跳起身来，用粗鲁的声音问他要去哪儿。

“去马厩。”向导答道。

“去干什么？马不会饿着的。睡在这里吧，先生不会介意的。”

“我担心先生的马生病，想请先生去瞧一瞧，或许先生知道应当怎

么做。”

显而易见，安东尼奥希望私下和我交谈。

但我不想使堂何塞产生怀疑，根据那时候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应该对他表现出完全的信赖。

所以我告诉安东尼奥我对马什么都不懂，然后说我非常想躺下休息。然后堂何塞和安东尼奥一起去了马厩，很快他便独自回来了。他告诉我马很好，但是我的向导将牲口视为宝贝，用上衣给它磨擦，让它浑身冒汗；他就准备彻夜做这份悠然自得的工作了。此刻我已经在驴皮毯子上躺下，用斗篷很严实地裹着身体，避免碰到毯子。堂何塞请我原谅他冒昧地要求和我一起睡，接着便躺到了门前；躺下之前，还没忘记给短筒枪装好火药，将它放到他拿来当枕头用的褡裢下面。

我们彼此道过晚安之后五分钟，就都沉沉入睡了。我相信我肯定很累，要不我就不可能在这种房子中安然入寐；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一种特别刺痒的感觉将我从美梦中弄醒。我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后，便站了起来，心想下半夜在旷野露宿，也比在这个无法寄居的房间里要好。我踮起脚尖走到门口，由堂何塞身边越过去。他正酣然入睡，我轻手轻脚，以至于我离开房间他没有被惊醒。在门前摆着一条宽长板凳；我躺到上面，尽可能舒服地安顿好，便于度过这下半夜。我正想再次闭眼，突然感到好像有个人与一匹马的影子毫无声响地掠过我的面前。我坐起身来，认出是安东尼奥。他在这个时候离开马厩，让我很惊讶。我立起身，朝他走去。他立即看到了我，然后停下来。

“他在哪里？”安东尼奥轻声问我。

“在客栈里，他睡着了。他也不怕臭虫。您为什么将马牵出来？”这时候我发现安东尼奥在马蹄上仔细地裹着破毯子的碎布片，免得离开马厩的时候发出声响。

“老天爷，请您讲话轻点儿行不行！”安东尼奥对我说，“您不知道他

是什么人。他就是何塞·纳瓦罗，安达卢西亚最有名的大盗。我一整天对您做了很多暗示，您一直装作没看到。”

“是不是大盗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答道，“他没偷我们的物品，我可以肯定，他根本没有这种想法。”

“那好；但是如果谁把他告发了，谁就能得到两百迪加奖赏。距这儿六公里有个枪骑兵营地，天亮之前我就能够领几个强壮的汉子来。我原本要把他的马骑走，但那畜牲特别凶，除去纳瓦罗任何人都休想靠近。”

“您见鬼了！”我对他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哪里招惹您了，您想去告发他？况且，您可以断定他正是您提到的那个大盗么？”

“完全能够断定；方才他还和我一同去马厩里，并且对我说：‘你似乎认识我，假若你告诉那位好心的先生我是什么人，我就将你毙了。’先生，您呆在这里，呆在他身旁，不必惧怕。如果他知道您在这里，他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已经离开客栈很远，不担心被人听到马蹄声。安东尼奥很快便将裹在马脚上的碎布片扯掉，打算上马；我时而劝他，时而恐吓，极力将他留下来。

“我非常穷困，先生，”他对我说，“有两百迪加，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又能替国家除掉一害。但是您要保重，要是纳瓦罗醒来，他肯定会跳身扑向他的短筒枪，那时候您必须小心！我嘛，事已至此，不得不干了；您尽可能地自己想办法应付吧。”

这无耻的小人骑上马，踢了一下马，很快便在黑夜中消失了。

我对向导的举动十分气恼，也觉得有点儿不安。想了一会儿之后，我打算返回客栈。堂何塞仍然在沉睡之中，毋庸置疑，经过几天的奔波，他又劳累又困乏，此刻正是补偿之时。我只好用力把他揉醒。我永远都无法忘记他醒来的时候那凶恶的目光以及拿枪的动作；为预防万一，我先前已经将他的枪拿到了距他的床铺很远的地方。

“先生，”我对他说道，“非常抱歉我弄醒了您；但我有个很愚蠢的问题想问您：您愿意见到五六个枪骑兵到这里来吗？”

他跳将起来，用恶狠狠的声音问道：

“您这是从哪里知道的？”

“如果这个警告确凿无疑，谁管它是由哪儿来的。”

“您的向导举报了我，这一笔账我肯定会找他算的。他此刻在哪里？”

“我不清楚……在马厩吧，我认为……然而有人告诉我……”

“谁告诉您的？……或许是那位老太婆……”

“一个很陌生的人……废话少说，告诉我，是还是不是，您是否乐意在这儿等那些兵士？要不，那就请您赶快走；不然的话，那就请接着睡吧，请宽恕我打扰了您的美梦。”

“哦！您的向导！您的向导！我一开始就对他起疑心了……但是……我会找他算这笔账的！……再见，先生。您救了我，上帝肯定会保佑您。我其实根本不像您所想的那样坏……不错，在我的身上有一些遭遇是值得位绅士同情的……再见了，先生……我惟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我不能亲自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

“您如果想报答我就请您答应我件事吧，堂何塞，就是永远别怀疑任何人，永远别再想复仇。拿好了，这几支雪茄是给您在路上吸的。一路顺风！”

我将手伸向他。他牢牢地抓住我的手，一句话也没说；他抄起他的短筒枪与他的褡裢，向老太婆讲了一会儿话，所用的语言我听不懂，接着便朝马厩奔去。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他在旷野里飞驰了。

而我呢，重新躺在了我的长凳上，然而我再也无法入睡了。我心中想着，究竟应不应该由绞刑架上将一名强盗或可怕的杀人犯救下来呢？我这么做只是因为以前和他一块儿吃过火腿与巴伦西亚式米饭而已。我是不是出卖了那位遵照法律办事的向导呢？我是否会让他陷入不义之地呢？然而，接待客人的义务又怎样讲呢？……

我认为这是肤浅的想法；以后我对这名强盗犯下的所有犯罪行为都要负责任……但良心靠本能来否定所有的论断这难道也是偏见么？或许在我那时候所处的困境中，我无法毫不后悔地解决问题。我正在做着思想斗争，对自己的做法是不是符合道德标准还迟疑不定时，只见六名枪骑兵和安东尼奥一同闯了进来，安东尼奥畏畏缩缩地躲在后边。我走过去，对他们说强盗在两个小时之前就溜了。队长审问那位老太婆，老太婆说她的确认识纳瓦罗，然而由于她独自住在这儿，因此她没有胆量冒险去告密。她还加了一句，说他每次到她这里来，经常是在午夜出发。而我呢，我要走几里远的路去一个治安法官那儿验明我的护照，还要签署一份陈述书，才能够接着进行我的考古研究工作。安东尼奥对我有些不满，因为他疑心是我使他那二百迪加泡了汤。可是我们在科尔多瓦依然像好友一样分了手；我付给他一笔数目很大的酬金，在我的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我尽可能地多付给了他一笔钱。

第二章

我在科尔多瓦停留了几日。有人对我说，多明尼各会图书馆中有些手稿，能够为我提供一些关于古代曼达的轶闻趣事。那些和蔼的神父们十分热情地接待我，我白天在他们的修道院中度过，傍晚去城里散步。在科尔多瓦，太阳西下时总有很多悠闲的人聚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右岸。在这儿，人们闻着从皮革场飘来的刺鼻气味儿，这家皮革场还为当地保持着精致皮革制品的历史久远的声誉。另一点，人们能够在这儿观赏一番非常值得品味的景观。晚祷的钟声敲响之前的几分钟，很多妇女聚集在堤坝的河边，站在堤岸